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四書解義卷二十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窩光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監丞臣侍朝

謄錄監生臣吳鵬

日講四書解義卷二十

孟子　下之二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此一章書是見古今聖道之同特舉舜文以類其餘也孟子曰世統於道道統於聖自古聖人未易悉數試以虞舜文王論之舜始生之地則曰諸馮其後遷居於負夏而卒於鳴條皆東方之地是東夷之人也文王始生之地則曰岐周其後卒於畢郢皆西方之地是西夷之人也以地世之異論之一在極東一在極西地之相去千有餘里疑若有風氣之不一矣一在千餘年之前一在千餘年之後世之相後千有餘

歲疑若有今古之不一矣然舜以匹夫而為天子文以諸侯而為方伯其得志行乎中國皆能澤被生民仁覆萬物彼此相較若合符節何其毫髮之不爽也由此推之可見千百世之先有聖人出焉其所揆度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其所揆度此心此理同也有不如舜文之相合者哉要之天生聖人任百王之道統開萬世之太平曠世一見皆非偶然而其精一危微之傳建中立極之本則異地同

心異代同道故曰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子産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此一章書是論為政者當知大體而不在行小惠也

子産是鄭大夫公孫僑當時子産輔佐鄭君既聽理

一國之政位尊任重則凡紀綱法度皆得設施乃一日出行溱洧之水濱見人徒涉而以自已所乘之車載而渡之一時百姓感其恩澤稱為盛事孟子從而斷之曰君子臨民出治自有大體子產乘輿濟人惠則惠矣然於為政之道未之知也夫先王之政至周至備凡可以安全斯民者無不畢具即以濟人一事言之亦必先事豫備每歲農事已畢民力有暇至十一月間凡可通行人之徒杠便已早成及十二月間

凡可通車行之輿梁無不脩造蓋十一月即夏正九月十二月即夏正十月是當未寒之時而已念徒行之苦在初寒之候而已憂車行之艱因時度事役力便民民未嘗至於病涉也何以乘輿爲哉然則爲政之君子但能正紀綱明法度一切興利除害補偏救弊之事均平周徧使人人各得其所則恩之所及者廣雖出入之際辟除行人亦尊卑之體宜然也焉得曲意行私使人人之衆咸以乘輿濟渡耶使爲政者

而必欲每人曲意求悅無論非大公至正之體且恐以有限之力應無已之求日亦不足勢豈可久哉從來帝王之政其體正大均平其法精密詳盡而利澤及人如天覆地載萬物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殺之不怨利之不庸熙熙皡皡不以煦濡姑息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此王政霸術大小公私之辨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此一章書是言為人君者當待臣下以禮也孟子告齊宣王曰王亦知君臣相與之際乎蓋君臣之義本同一體如君之視臣推以至誠隆以禮貌與手足無異則臣之視君自然感恩圖報矢志竭忠亦與腹心無異所謂恩義兼隆明良一德其盛如此若人君輕賤其臣如犬馬徒加豢養而禮意不存則臣視其君如國人者或有之矣甚至人君賤惡其臣如土芥恣意踐踏而極其少恩則臣視其君如寇讎者或有之

矣下之報上亦視上之待下何如耳齊王聞孟子寇讎之言疑其太甚因問曰儀禮有云去國之臣恩禮未絶者尚為舊君有服不知舊君何如視之斯可為之服矣孟子對曰舊君有服非無謂也方其在國服官之時凡弊所當革諫則必行利所當興言則必聽從此德化沛然膏澤下及於民其平日得行其志如此及或有他故而去則君使人導引出疆以盡其防衛之道又先稱揚於所往之國以為禄仕之地既去

之後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禄里居以示其拳拳屬望之深夫導出疆一也先於所往二也不遽收田里三也此之謂三有禮焉在國既行其道去國又隆以禮如此則手足之誼久而不衰故臣於舊君亦不忘腹心之誼而為之服矣今之為臣者其在國也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及其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不使脫然出疆則與導之出疆者異矣又窮極之於其所往使之不得仕進則與先所往者異矣

去之日即收其田禄里居則與不遽收者異矣此等行事未免近於寇讎寇讎何服之有信乎君之於臣當一體視也要之孟子此言蓋欲為人君者當待臣下以禮養臣下以恩故為危言以警醒之若夫人臣之分視如手足固當盡惓惓忠愛之誼即至視如犬馬土芥益當致蹇蹇匪躬之節豈因所視之厚薄為報施之輕重哉故孔子以禮以忠之說乃為千古不易之經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此一章書見君子當有見幾之哲有國者當存慎刑之心也孟子曰國家有士人君所當忠信重禄而視如一體者也即陷於罪猶有情可矜者若無罪而輕殺焉此淫刑之漸禍將及於大夫為大夫者亦可見幾而先去矣國家有民人君所當生全愛養而如保赤子者也即罹於罪猶有法可宥者若無罪而輕殺

焉此濫殺之漸禍將及於士為士者亦可見幾而先徙矣可見為人君者當尚德而緩刑慎法以行仁誠能體上帝好生之心法古聖欽恤之意則百官萬民戴之如天自有久安長治之效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此一章書見人君當正巳以作則也孟子曰君身者萬化之源臣民之倡為人君者誠能慈祥愷悌所為一出於仁則其下化之莫不同歸於仁矣誠能正大

光明所為一合於義則其下化之莫不同歸於義矣夫君身一仁義而百官萬民奉行德意遵守成式莫不興起不令而行不言而喻豈在文告之煩法令之嚴哉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皆端本澄源之論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此一章書是見大人察理之精也孟子曰禮義者固立身之大閑經世之正術然道以至當為歸學以析

非為要疑似之間不可不辨也如禮本尚敬而足恭則涉於諂禮貴有文而文勝則疑於偽名雖為禮其實非禮之正也以執持為義而止其所不當止以奮激為義而行其所不必行名雖為義其實非義之正也惟其察理不精是以行之有蔽大人道全識周故其所審察既極精明體行又極純熟隨事順理禮之中正全乎當體因時處宜義之變化從乎一心又何有似是而非之禮義足以惑亂其心而漫然以為之

哉故大人者禮義之所自出行之天下而可則垂之萬世而無弊者也然非窮理盡性之功不至此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此一章書是言父兄之教子弟當從容化誨之也孟子曰凡人父兄之於子弟未免望之極切而反責之過深不知善教子弟者亦在乎化之有方而已如父

兄有中和之德而子弟或有不中者則當從容以養之抑其過引其不及使之自至於中父兄有幹濟之才而子弟或有不才者亦當從容以養之發其蒙警其惰使之自成其才此施教者不見有督責之勞而受教者相忘於變化之內熏陶涵養寛裕不廹故為子弟者樂得有此賢父兄也若為父兄者急欲其子弟之中而其不中者即棄之而不顧急欲其子弟之才而其不才者即棄之而不惜則施教者既失其善

誘之方而受教者不被其曲成之益父兄之賢與子弟之不肖其相去也能幾何哉甚矣為子弟者固當體父兄之教而為父兄者亦不可不盡所以善教之道也書曰敬敷五教在寛又曰寛而有制從容以和可見朝廷之教育人才與夫教養萬民亦不在嚴厲以責之而在優裕以化之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此一章書是教人必先有守以為有為之本也孟子

曰凡人任天下之重致天下之遠豈不貴乎有為然見之不明則守之不確擇之不審則行之不果必須平日有主張有分辨不為利誘不為勢奪然後一遇當為之事便奮發有為凡重大艱難之任毅然行之而不顧禍福利害之關慨然赴之而不懼庸人之所畏懦觀望而不敢為者獨能為之是其能有為者乃先於不為養之也若無所不為則識見甚淺操術甚狹安能有所為耶人亦先擇所守而可哉夫孔子論

士則曰行已有恥在陳則思狷狂皆取其志趣高明有所不屑為也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一章書是教人存心忠厚之意孟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揚人之惡如人有不善或規誨之而勉其改過或隱覆之而不使播揚此忠厚之心亦遠害之道也若人有過失輕肆妄言取快一時固非君子長者之所為抑且攻發陰私招尤啓釁尤為取禍之道如

後患何哉甚矣人之不可輕毀也大舜隱惡而揚善

孔門惡訐以為直職此意夫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此一章書見聖人之依乎中庸可為萬世法也孟子

曰自古聖人至於仲尼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

命紹往聖開來學天下後世所仰望而不可及者然

其所為不過因乎天理之自然合乎人情之各當未

嘗有驚世絶俗之言甚高難行之事而豈至為已甚

之舉哉使一有太甚則是求加於性分之外而不合乎中庸之大道矣後世學者或索隱行怪或馳騖高遠如楊墨佛老之徒舍大中至正之道而求之空虛窅渺之域所以叛道愈甚而為聖人之罪人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此一章書是大人精義之學也孟子曰凡人言固貴信然先執一必信之念則拘泥而不通行固貴果然先存一必果之意則膠執而不化大人則不然言非

不信而未嘗有心於信行非不果而未嘗有意於果惟視義之所在何如耳義所當信自然久要不忘豈不論是非而必期於信義所當果自然勇往直任豈不量可否而必期於果所以隨事順理因時制宜惟義是視而無所容心也可見一於信果者言行未必合義而或致硜諒之失一於義者信果原在義中而自有通變之宜故人之言行當以大人為準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此一章書是欲人完其本然之心體也孟子曰世之稱大人者以其通達萬變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非人之所可及不知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初心而已蓋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其知良知其能良能純乎天理毫無人欲常人自知誘物化以後便失其本然之體惟大人操持既密不雜乎形氣之私涵養益純克全乎義理之正最初一念始終不渝是以充其良知可以智周萬物充其良能可以道濟羣

生豈有機變之巧術數之學加於心體之外乎不過無失其赤子之心而已蓋心具衆理應萬事不外一誠赤子全有此體大人兼有是用要之窮神達化參贊天地依然從孩提知能中擴充而出此即所謂道心即所謂性體故曰誠者聖人之本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此一章書是教人子慎終之意孟子曰凡人子事親自始至終孰非所當自盡然養生者人道之常甘旨

必備愛敬無虧隨其分量可以自致皆出於從容暇豫之時不足以當大事至於送終則人道之大變人子事親至此已畢一有不盡雖悔莫追此眞一生莫大之事當必誠必信而不使少有遺恨者也孟子此言非謂養生可輕蓋見當時墨翟薄葬之非故以此警之孝經曰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眞可為萬世為人子者法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此一章書是示人以心得之學也孟子曰理具於心本自各足然使責效於旦暮之間從事於虛無之域吾見其徒勞而罔得也君子於此循循勉勉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若是之深造而必以道者何也蓋欲眞積力久黙識心通不待勉

强自然而得之於己也夫學非自得則心與理不相融洽居之未必安也惟既已自得則見之明者守之自固萬變不可得而搖外物不可得而奪居之不亦安乎居之不安者此理或有時而出入未可資之以為用也惟居之既安則守之固者養之自裕處寂而全乎感之理處獨而充乎衆之用資之不亦深乎資之不深者中有不足隨所往而未必皆有所值也惟資之既深則養之裕者用之各足將見事感於外理

應於中本原充滿隨處發見無往不値其所資之本也自得之妙至於如此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蓋未得以前精察力行孜孜不已下學之事求之之功也自得以後豁然貫通萬殊一本上達之事得之之驗也有求之之功然後有得之之驗可見上達必由乎下學也商傅説之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兹道積於厥躬斯言也可以爲自得之証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此一章書是教人為學當知要也孟子曰凡人為學徒博則汗漫而無歸徑約則空虛而不實故君子於此必先之以博學凡古今事物之賾詩書六藝之文無不多聞多見旁搜遠攬極其博矣又即其所學之博者精研之而別其原委明辨之而察其深淺說之又加詳焉此豈欲誇多而鬬靡哉蓋以天下之理原為吾心之所固有至簡至要故必融會貫通討論其

指歸窮究其本源就至博之中反而歸於至約之地耳豈徒口耳之末記誦之功哉從來理本無二自一而萬萬復合一如詩之約在思無邪禮之約在無不敬至於易之時書之中春秋之義可一以貫之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此一章書見王政霸術公私之不同也孟子曰人君首出庶物固當為善以先天下然其用心有公私之

別則人心亦有嚮背之殊如已有一善便欲矜誇勝
人使之服從於我是有意服人本非誠心為善未有
能服人之心者也惟在已先盡其善而推以養人涵
育熏陶曲成萬物而不遺兼善天下而無外則至誠
感人人誰不動如是乃可使天下之人皆心悅誠服
無不歸戴也若非以善養人之君天下不心悅誠服
而能致王者寧有是理哉古聖王與人為善欲天下
舉在化育之中如春風被物物蒙其養太和元氣充

塞宇宙未嘗有意於服人而人心之悅服不期而自應故曰有純王之心然後可以行純王之政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此一章書是為妬賢病國者發欲人主審於聽言也孟子曰凡人之言足以招尤召禍者槩謂之不祥然害止於一身無關於天下猶未可確然謂其不祥也若論確然不祥之言惟是娼嫉之人造讒說以誣君子肆蒭言而謗正人上惑君志下違公論亂德覆邦

流毒深逺言之不祥孰大於是蔽賢之害如此為人君者誠能明以察之斷以除之則昌言入告野無遺賢而邦其永孚於休矣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此一章書見實行之當務而虛名之難久也徐子問

曰昔仲尼觀水必數數稱之一則曰水哉再則曰水哉不知仲尼果何所取於水而亟稱之也孟子曰仲尼之取水非無謂也葢水有初出之泉其湧出也常混混然由是晝夜之間未始少止足乎此通乎彼盈一科復進一科而後沛然莫禦至乎四海以為歸焉水惟以原泉為本故能久而益大如是仲尼重本者也以水之本觸聖心之本故不覺數數稱之耳苟為無本之水如七八月之間雨一集焉則溝澮之間倏

然皆盈及雨一止而溝澮之涸可竚立而待也仲尼又何取哉故知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聲聞過乎情實不殊易涸之水君子必深以為恥而不敢居之本其可不務哉按務本之學通乎帝王中庸稱舜曰德為聖人必得其名德者舜之本也大雅稱文王曰亹亹文王令聞不已亹亹者文王之本也欲為舜文之君亦加意於本而已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

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此一章書見人禽辨於一心而治統本於道統也孟子曰人與禽獸固迥然不同然其所以異者止在一念初動出此入彼隱微之間耳庶民悖而去之於是人而禽獸矣必君子之人始能存而勿失焉若夫爲天下後世君子之法使人類不胥淪於禽獸者其惟聖人乎如舜是已舜當洪荒初闢庶物未得其所如授時齊政敷土濬川亮采惠疇處之一一周詳何其

明也且窮達異遇人倫悉遭其變如父頑母嚚弟傲娶帝女統百官處之一一安和何其察也凡其盡物盡倫之中藹然有恩者為仁秩然有制者為義皆根心而發由仁義而行非有心而行仁義也以聖人而為天子使人類常存君子小人皆蒙其澤舜之功大矣按孟子之言幾希即舜之危微曾子子思之獨也人心邪正世道汚隆皆從此出帝王之治聖賢之學此為大關宜致思焉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此一章書見治法道法無二而羣聖相傳如一也孟子曰舜以危微開心學之傳此道統所由肇也在夏商周之世其禹湯文武周公乎禹於旨酒則惡之恐其溺也而於善言則好之取其資也湯承舜禹之後

依然執中之傳其立賢也惟其賢不拘其類豈非用人之中哉若夫文王其愛民無已無傷也視之如有傷焉其求道無窮已見也望之如未見焉若夫武王敬先於所易狎不敢泄其近也念悉於所易疎不敢忘其遠也至於周公之相天下也思兼夏商周之三王以施禹湯文武之四事大本大原固無不合其中有幾微不合者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何其思之深也幸而得之則坐以待旦又何其行之勇也由夏而

周世歷三代由禹湯而周公人更五聖然憂勤惕厲之心合諸舜如一人也後之繼數聖人而起者其弗有同然者與按孟子歷敘羣聖發明内聖外王之學其功甚偉而朱子以為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大義愈顯葢憂勤惕厲者敬也敬乃聖學始終之要敬則為聖人不敬則為凡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希聖者宜繹思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

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此一章書見君父大義宜明而春秋聖經當重也孟子曰道統之傳禹湯文武周公而後其孔子乎孔子之功莫大於春秋春秋何為而作也蓋自周室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王者之迹熄矣王迹熄而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於是天保以上釆薇以下諸詩俱亡詩亡而邪說暴行熾然於天下孔子懼春秋乃

作焉其先晉之史曰乘取載當時行事也楚之史曰
檮杌取記惡懲戒也魯之史曰春秋春秋者史官記
事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
也未經聖筆春秋亦乘與檮杌之類而已其為記事
之書一也蓋其事則齊桓晉文等會盟征伐之事其
文則當日史官記事之文若夫因史官之文加以筆
削使君臣父子之大倫昭如日月而亂臣賊子莫不
懼而自返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此則春秋

之義也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而裁定之矣孔子非君非相當禹湯文武周公之後而續道統之傳其勢尤難其功尤偉匹夫而為萬世師豈偶然哉按孔子於六經或删或贊皆述也惟春秋言作為史外傳心之典而後世乃有詆為斷爛朝報經筵不以進講者其得罪聖門可知已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一章書見大賢以道統自任也孟子曰凡人道德在當時其流風餘韻之澤在後世有位之君子其澤須至五世而後斬焉無位之小人其澤亦至五世而後斬焉固其常也予生也晚即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牆而為孔子徒也然澤未斬於五世學猶傳於後人故我得竊取於其人以所傳之道善我之身矣今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將使人類皆化而為無父無君之禽獸予之好辯亦猶孔子之志在春秋而已

按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孟子願學孔子後之繼孟子者誰乎由周程張朱諸儒而學孔孟由孔孟而學堯舜禹湯諸聖人是在後之君子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此一章書是示人以精義之學也孟子曰取與生死之際必至是無非焉而後可若可以取可以無取則斷不宜取矣取無乃傷廉乎可以與可以無與則斷

不宜與矣與無乃傷惠乎可以死可以無死則斷不宜死矣死無乃傷勇乎蓋全是全非人皆知之而是中之非則不可不嚴也按孟子所論其事皆在兩可之間似可不必深責而君子不敢寛者以取與生死之際人之大節所關茍非讀書明理不能不惑於幾微之介則講習討論身體力行其功可偏廢與

逄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

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

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此一章書見人品以類相從得報皆其自取也昔羿之家臣有逄蒙者嘗學射於羿盡得羿善射之道自思天下之人惟羿善射出已之上於是乘羿射獵既歸從而殺之孟子述其事而斷之曰逄蒙以弟子而害師罪固不容誅矣羿以射教人反致殺身之禍是亦羿有罪焉我聞公明儀曰羿爲逄蒙所殺罪在逄

蒙則羿宜若無罪焉夫儀不謂之無罪而謂之宜若無罪葢曰羿之罪比於逄蒙為少輕耳惡得謂之無罪哉試以子濯孺子之事觀之當春秋之時鄭國之人使子濯孺子潛師侵衛衛國之人使庾公之斯追逐出境子濯孺子曰今日我偶然疾作不能執弓而射追兵若至吾死矣夫因問其御車之僕曰衛將之追我者誰也其僕曰是庾公之斯也子濯孺子喜曰若斯人追我吾可以生矣其僕疑曰庾公之斯者衛

國之善射者也夫子既遇疾作不能執弓不畏其射反曰吾生此何謂也子濯孺子曰彼庾公之斯所從而學射者尹公之他也尹公之他所從而學射者我也夫尹公之他吾知其人蓋端正之人而非殘忍之人也其所取友亦必端正之人矣豈肎背本邀功而害我哉及庾公之斯追逐既至問孺子曰夫子今日何為不執弓迎敵孺子以情告之曰今日偶然疾作因此不能執弓庾公之斯曰向者小人學射於

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實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相傳善射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奉君命而來乃君事也我何敢廢而不遵乃抽矢於服中擊於車輪之上去其金鏃使不傷人用禮射之法發四矢而後反則既不廢君上之命又得全師友之情矣是子濯孺子以取友而免禍如此向使羿之教射亦如孺子何至於殺身哉此羿之所以不能無罪也按孟子罪羿曰亦有曰薄此對逄蒙言之耳若但以羿論

太康畋於有洛之表羿距於河遂簒其位彼固夏之亂賊人人得誅者也自古亂臣不死於他人而死於其黨比比皆然假手逄蒙尤天道之至巧者與太康既不得反厥弟五人述大禹之戒作歌五章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又萬世為人君者之烱戒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此一章書是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孟子曰西子美婦人也人莫不知其美矣使蒙被不潔之汚則人見惡臭之可惡不見好色之可好皆掩鼻而過之人其可自恃哉雖有醜惡之人本人情之所憎者苟齋戒沐浴以自潔亦可以祀上帝人其可自棄哉

按此非獨孟子之言書與易亦言之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喪善之謂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自新之謂也自新者必不至喪

善喪善者乃可以自新聖賢之教人切矣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此一章書見理有自然人當順其自然也孟子曰天下萬事皆出於性惟言性者未得其眞故往往多事

以擾天下吾以為性具於心雖若無形難見而日用之間隨感輒應莫不有已然之形迹所謂故也天下之言性者能即此而言之因已發之端倪求未發之精蘊而性之體可得而識矣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非有所矯揉造作而後為得之一有矯揉造作即非其故矣夫性徴於故故本於利可見天下之理皆出自然有明理之智者順自然以應萬事不亦善哉所惡於智者正為其自作聰明務為穿鑿似

智非智而反有害於智耳如智者之處事能如禹之行水則智所以成事而非以擾事無所惡於智矣蓋禹之行水也不過因其就下自然之性而施疏瀹決排之功以水治水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因物付物我無容心則其智亦如禹之大矣又何惡焉今夫天如是其高似難窮也星辰如是其遠似難察也然天之運行有常度星辰之次舍有定位此其故也治歷者苟於其故而求之則晦朔弦望分

至啟閉一一不爽不特一歲為然推而上之而十年而百而千至上古太初之時其冬至之日歲月日時皆會於甲子無復盈縮餘分而為造歷之元者亦可安坐而致不苦於步算之難矣況事物之近能順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者哉夫智雖貴於自然而功實由於勉强學禹之行所無事者必先學禹之聞善言則拜稽於衆舍已從人此堯之德而舜舉以告禹者也孔子讚舜之大智亦曰好問而好察邇言不然其

有不出於鑿者亦罕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此一章書見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也昔齊大夫公行子以人子而執親之喪齊之卿大夫皆以君命

往弔時右師王驩亦往弔焉方右師入門之初未就位也即有進右師使就已位而與右師言者及右師已就位也又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此皆示親昵以通慇懃諂媚之徒也獨孟子初不進右師而與之言亦不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右師乃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而孟子獨不與驩言是以驩為不足敬而簡畧驩也孟子聞之曰今日以君命往弔君命所在即朝廷所在也吾聞朝廷之禮卿大夫所立

各有定位不得歷位而相與言班列各有定次不得
踰階而相揖也我之不與右師言者正行此不歷位
不踰階之禮也予敖以我為簡是以行禮者為簡也
不亦可怪異乎夫王驩嬖臣衆人之所媚而孟子之
所深鄙未嘗顯示之絶而始終不與之言其不惡而
嚴如此雖然當舉朝風靡之時僅一挺然不屈之士
其能保全亦難矣辨賢否遠讒佞保全孤忠端有望
於聖明之主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此一章書見天下多難處之人而君子惟盡已之道

也孟子曰君子固異於衆人而其所以異於人者果何在哉蓋以其有所常存於心惺惺不舍與人不同爾人皆殘忍而君子則以仁存於心人皆慢侮而君子則以禮存於心以仁存心而為仁者則必愛人以禮存心而為有禮者則必敬人我既愛人矣則人亦恒愛之我既敬人矣則人亦恒敬之至天下之人有不可以常理論者君子於此寧遂懈其所存哉有人於此本我素所愛敬也乃待我以橫逆而不我愛不

我敬君子必自反曰我必不仁而不愛人也我必無禮而不敬人也不然此横逆之事胡為乎來哉既自反而有仁以愛人矣自反而有禮以敬人矣其人之横逆如故也君子必自反曰我必不忠必於仁禮猶有所未盡吾心也既自反而忠吾之愛敬無不盡矣其人之横逆猶然如故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人而至於悖妄如此則與禽獸何異哉人而同於禽獸此亦最可矜憫者也又何與之校是非論曲直焉

按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孟子前已言之矣此又言君子之三自反中庸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聖賢相傳心法如此推而言之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皆此理也舍此而言學其於學也遠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

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此一節書見君子自反之學當以大舜為師也孟子曰君子自反無已雖至於禽獸之妄人尚不忍與較以是之故我知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其心以為舜此人也其具此仁禮猶之我我亦此人也其具此仁禮猶之舜顧舜處家庭之變能盡仁禮之極以化之近則可為法於天下遠則即其為法者可傳於後世誠天下萬世之一人

也我則未能盡仁禮未能化横逆猶未免為鄉里之常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必至如舜斯可已矣不然一日不如舜為一日之憂此君子所以有終身之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以仁存心非仁之加於人者不為也以禮存心非禮之加於人者無行也此宜不至有患矣如有一朝之患則因横逆之來轉足為反身之助君子不患矣人奈何不憂君子之憂而患君子之所不患乎夫人有數等有聖人有君子

有鄉人有妾人惟聖人始可謂之大人以其願力與
道力俱大能轉移萬物陶鑄一世也後世首出庶物
之大人所當以舜為法者與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
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
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
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是以如是其
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

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戸可也

此一章書孟子為顔子闡幽而隠然以自任也昔禹稷當唐虞之世君明臣良平世也治水播穀三過其門而不入急於救世如此孔子歎而賢之顔子當春秋之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顔子不改其樂貞於守已如此孔子嘆而賢之孟子闡明之曰禹稷顔子出處不同而同道何也禹思天下

有溺者責在司空猶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責在后稷由已饑之也有其時則有其任有其任則有其思是以過門不入如此其急也使禹稷顔子兩相易地則禹稷能樂顔子之樂而顔子亦能憂禹稷之憂何莫不同哉今有同室之人鬬者其情親雖當沐浴之時未及束髮便加冠結纓而救之可也此禹稷之喻也若鄉鄰有鬬者其情疎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此顔子之喻也故曰禹稷顔回

同道當戰國時天下饑溺甚矣孟子有禹稷之才而卒不遇故自傷其身當亂世莫有能用之者而隱然以顏子自任焉夫天為天下而生聖賢聖賢為天下而有學問用人者慎勿使懷才抱德之士徒有生不逢時之嘆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

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此一章書見聖賢衆惡必察至公至仁之心也公都

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通國論之公者也不孝罪之大者也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將匡章不孝之外别有可取乎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有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怠而忘親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蕩而忘親二不孝也好貨財以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貪而忘親三不孝也縱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肆而辱親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忿而陷親五不孝也章子有一

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合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乃傷恩之大者此章子所以蒙不孝之名耳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而子有子母之屬哉為已得罪於父不得相近故出妻屏子終身不受其奉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出妻屏子則厚於已而薄於親是則罪之尤大者其故可原其情可矜是則章子之為章子而已矣何可輕絕之哉夫父子至親也以責善遂不相遇況君臣乎此世所以

多孤臣孽子也聽言納諫保全臣子仁君慈父尚加意焉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

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此一章書是孟子為曾子闡幽而因以自寓也昔曾子居魯之武城有越人來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曾子聞言遂行戒其守者曰無寓他人於我講學之室恐毀傷其薪木固不問所以禦寇者何如也及聞寇退則謂其守者曰爾其脩葺我之牆屋我將反而居之亦不問寇之所以退者何如也及寇既退曾子遂

反左右竊議之曰武城大夫之待先生如此内盡其誠而忠且外盡其禮而敬也宜乎先生亦以厚報之矣而乃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而安居殆於不可弟子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先生舍於沈猶氏之家值其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非不可禦難也先生率而去之未有與其難者觀其處沈猶氏而武城可知矣必其義當去也昔者子思居於衛有齊人來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君方

恃伋以共守如伋去是委孤城於君君誰與守伋義不可去也孟子斷之曰曾子之去子思之守事雖不同而道則同蓋曾子師也師則有父兄之尊未有父兄而殉子弟者子思臣也臣則有卑微之分未有微而不統於尊者使曾子子思易所處之地則曾子必不去子思必不守矣何莫不同哉按與君共守之義豈但當責卑微之臣即子弟有事父兄遂可超然事外乎緣當時之國君非眞能尊師重道也不過隆之以

虛名詘之以實用使國人矜式之類耳賢人君子雖欲為效用不可得也有用人之責者其鑒之哉

儲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此一章書是孟子以堯舜望齊王也齊人儲子問於孟子曰夫子至齊人皆以為夫子有異於人王近使人私窺夫子察夫子動静語黙之間果有廻别於人而不可幾及者乎孟子曰人生天地間其性同其道

同我亦人也不過為人之所當為者大庭如是幽獨如是將以何者異於人哉毋論我也即堯舜大聖人亦如是而南面如是而深宮皆斯人與知與能之理而與人相同耳堯舜無異而況於我乎按人之不能為堯舜其患有二一曰自暴一曰自棄孟子七篇之中發明人皆可以為堯舜之旨不一而足有志者可以奮然而興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

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

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以羞惡之心醒天下之求富貴利達者也孟子曰齊國之人有娶一妻一妾而居其家者其良人每出於外則必饜足酒肉而後反於其家其妻問其所與飲食者為何如人則云盡出於富貴也其妻疑之告其妾曰良人每出則必饜足酒肉而後反吾問其所與飲食之人則云盡出於富貴也夫既有富貴之顯者與之飲食則必有富貴之顯者與

之往來而未嘗有顯者來於我家此其事可疑也吾將竊瞯良人之所往以觀其與飲食者果富貴之人否於是蚤起以預為瞯之之謀邪施而行以從良人所往之處則見徧一國之中無有與之立談者其終也往於城外之東郭其墦塜之間人有祭墓者則就而乞其祭餘之肉尚不饜足又復顧望而往於他祭者以求足其酒肉焉乃知其平日饜足酒肉者皆得之以此道也其妻既瞯得其狀乃歸而告其妾曰良

人者吾與爾所仰望其自立而托以終身者也今其所爲若此則吾與爾仰望孤矣於是與其妾訕詈其良人而相與泣於中庭以悲其終身之不得所托而其良人猶未知妻妾已得其乞墦之情也復施施然爲喜悅自得之狀從外而來以驕夸其妻妾而豈知已之情狀已盡露於所瞷中乎齊人所爲見羞於妻妾者如此奈何今世爲齊人者之衆也由明出處愼去就之君子觀之則今人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凡卑

諂乞哀無所不至其為可賤視墦間之乞殆有甚焉使其妻妾見之有不羞其所為而若齊婦之相泣者幾希矣夫求富貴利達者本以榮身而反見羞於有道亦何益哉按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彼求富貴利達者無所不為者也朝廷亦何取於若人而用之乎稍有弗察使一無恥之小人厠足其間則人將從而效之馴至相習成俗而不以為怪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管子霸臣也猶能為此言奬

進括讓之士抑遠躁競之流有用人之責者可不是
務與

日講四書解義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四書解義卷二十一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曹秀先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監丞臣侍朝

謄錄監生臣姜令熙

日講四書解義卷二十一

孟子下之三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

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此一章書見舜怨慕之大孝也萬章問曰嘗聞舜之事親往耕於歷山之田每號呼仁覆閔下之旻天而哀泣不知舜處父母之間何為若是其號泣也孟子曰舜之號泣乃激於至情之不容已戚戚然若有所歉而怨且皇皇然若有所求而慕也萬章未喻怨慕

之旨又問曰吾聞人子事親時得於親而父母愛之也固中心喜之而不敢有忘即不得於親而父母惡之也雖撻楚加之而不敢有怨今曰怨慕則舜亦怨其親乎孟子曰怨慕非怨親之謂也子以怨親疑舜其亦長息之見乎昔公明高之弟子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是躬耕以養親也則吾既得聞教命而知之矣若其號呼旻天又號呼父母而哀泣不已則吾不知其何心也公明高答之曰孝莫大於虞舜

其號泣若是用心有獨苦者非爾常情之所能知也吾推公明髙之意蓋以舜之心孝子之心也孝子於親本有不可解之天性一當其變自有不容已之至情若恝然無愁薄亦甚矣孝子之心豈若是乎舜之心果何如其心以為我竭力耕田不過子職中之一事而已矣孝聚百順其他虧缺甚多今父母之不愛我不知我之所以得罪者果何在哉求之而不得其故此所以呼旻天呼父母而哀泣也我所謂怨慕者

怨已之不得乎親而思慕耳豈怨父母哉按孟子所言怨慕即書經所言負罪引慝夔夔齋慄也終能感格親心而成萬世之大孝至誠能動豈不信乎君之事天臣之事君視子之事父母其貴乎誠一也亦在能盡之而已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

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此三節書見大舜孝親無已之心也孟子曰舜之怨慕豈但躬耕歷山之日為然當四岳咸薦之後帝堯

將歷試諸艱使其子九男事之以觀其治外二女事之以觀其治內凡百官有司牛羊倉廩莫不具備以事舜於田野畎畝之中奉養修矣且天下之士嚮慕德化多傾心就之者人心附矣帝堯見舜果有聖德將欲盡天下移以與之使踐天子位焉崇高富貴極矣舜雖得此然自以不能喻親於道使之順而無違戚戚皇皇有如窮困之人無所依歸者何其憂之深也夫天下之士悅而就之人情所同欲也而不足以

解舜之憂美好之色人情所同欲也舜以帝堯二女為妻而不足以解憂貨財之富人情所同欲也舜有天下之大而不足以解憂爵位之貴人情所同欲也舜居天子之位而不足以解憂天下之人悦之美色事之至富至貴加之皆無足以解其憂者必何如而後可以解其憂乎惟順於父母喻之於道而得其懽心親於我無所憾我於親無所違而後其憂始可以解矣今夫常人之情當其少也則率其知能之良所

慕者惟父母而已及知好色則移慕父母之心以慕
少年美艾之女及有妻子則移慕父母之心以慕妻
子及仕而事君則移慕父母之心以慕君或不得於
君而遭際不偶則躁急心熱於中豈復有餘心及於
父母哉常人之心因物有遷如此惟大孝之人為能
不失其赤子之心終身之所愛慕者惟在父母外物
不得而移之彼年至五十而猶慕親不忘者予於大
舜見之矣蓋五十則少艾妻子事君俱已經歷此心

猶然不變則終身可知矣舜其大孝也哉安有大孝而怨其親者乎按自古帝王之孝無過乎舜後世所當師法況舜值人倫之變其所為有極難者後之安常處順而不能盡事父母之道者觀於此亦可惕然自儆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

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萬章問曰齊風南山之詩有云凡人娶妻其道當如之何必告於父母而後敢娶焉斯得其道矣信如此詩之言能得其道者宜莫如舜今舜不告於父母而娶帝堯之二女何其所為與詩相背也孟子曉之曰告而後娶者禮之常也舜父頑母嚚告則必為父母

所阻而不得娶夫男女居室上承祭祀下綿嗣續乃人之大倫不可廢也如告於父母而不得娶則廢人之大倫而至於無後且徒取懟怨於父母而已與其告而廢倫以取懟寧通之以權不告而娶庶父母可無懟而大倫可全矣此舜之所以不告而娶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固為達權通變之道則吾既得聞夫子之教命矣乃帝堯以女妻舜亦當使其父母知之而亦不使舜告焉何也孟子曰帝亦知舜之父母

不可告若告焉則彼不欲其娶必有違言舜則不忍逆親而已亦不得妻舜也故可妻則妻不問其告不告知不知此又帝堯善處人骨肉之變者也按天下事有常有變而道亦有經有權漢儒釋權曰反經合道若舜者孔子所謂可與權漢儒所謂反經合道者與雖然子之必聽乎父臣之必聽乎君古今共由之常道非萬不得已慎毋輕言權可也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

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宫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

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此二節書見聖人善處兄弟之變也萬章又問曰舜處父母之變固子道之所難乃其處兄弟之間亦有非常情可測者嘗聞舜之父母聽象之謀使舜完治倉廩及舜既上廩遂捐去其階梯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以兩笠自捍而下得不死後又使舜浚治井水舜入井中從匿空亡出瞽瞍與象從而下土以揜之

象不知舜已出乃自誇其功曰設謀以葢都君於井而殺之者皆我之功今都君已死其所遺之物我將與父母分之牛羊則歸之父母倉廪則歸之父母若干盾戈戟則歸之朕五弦之琴琱弓之弤亦歸之朕二嫂則使治朕所棲之牀於是象往入舜所居之宫欲分取所有見舜已歸而在牀彈琴象遂飾辭以自文曰吾鬱陶於心而不能伸者正為思君之甚故來見耳象雖偽為其言而終不免有忸怩之慙色乃舜

見象來而喜之曰惟兹百官臣庶帝所使事我者汝其代我治之吾不識舜之為是言也果不知象之將殺己而喜之與孟子曰象屢欲殺舜其迹甚明舜奚而不知也但凡弟之情出於天性而聖人之愛弟又異於常情平日見象之憂也則亦感之而俱憂乎日見象之喜也則亦感之而俱喜彼其臣庶予治之言亦因其鬱陶思君之言而喜之耳何暇計其殺己之謀哉萬章又問曰舜知象之將殺己而猶喜也然則

舜偽喜者與孟子曰舜非偽喜也彼亦信以理耳昔者有饋送生魚於鄭大夫子產者子產使主池沼小吏之校人畜養之於池校人私烹其魚而食之乃飾為反命之辭曰方魚之始舍於池中也但見其圉圉焉有困而未舒之狀及少頃之間則洋洋焉稍覺縱適終則攸然而逝自得而遠去矣子產喜而歎曰魚以得水為天自圉圉而洋洋又攸然而遠逝真自得其所哉自得其所哉校人出而言曰人皆謂子產智

以今觀之孰謂子產智哉夫魚予既烹而食之矣乃信予言而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不善料事安得為智乎由子產之事觀之可見君子雖有先見之明而亦可欺以理之所有雖無逆詐之心而終難罔以理之所無彼象曰鬱陶思君是以愛兄之道來正欺以其方猶校人之欺子產也故舜但見其愛不見其欺實心信而喜之奚偽之有如以舜為偽喜則將謂子產為偽信校人耶按聖人之道誠信而已矣舜之處

父母兄弟與其為天子而治天下無往而不以誠行之若夫偽則無所施而可而况父子兄弟之間乎以誠感者亦以誠應以偽感者亦以偽應周易中孚之彖曰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豚魚可感而况於人乎學舜者亦慎所以感人者而可矣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

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此一章書見舜待弟盡親愛之仁也萬章問曰象之於舜焚廪未遂浚井繼之日日以殺舜為事此誠舜之讐也及舜既立為天子而操生殺之權即誅之亦不為過而僅放之何也孟子曰舜實以爵土封象而或者誤以為放焉放且不為況誅之乎萬章又問曰舜之為君也以共工静言庸違則流於北裔幽州之地以驩兜同惡相濟則放於南裔崇山之地負固不服者三苗也則殺於西裔三危治水無功者鯀也則

殛於東裔羽山罪此四人而天下咸服其用刑之當以所誅者皆不仁之人也象至不仁其罪豈在共工諸人之下廼不以誅四凶者誅之而反封之有庳有庳之人何罪而遭象不仁之人為之君長也仁人之用心固如是其輕重不均在他人則誅之以安民在弟則封之以貽害乎孟子曰仁人之於弟與處他人不同本非有怒何怒之可藏匿焉本非有怨何怨之可留宿焉但知篤同氣之親隆一體之愛而已矣親

之則不忍已貴弟賤而勢分懸隔必欲其貴也愛之則不忍已富弟貧而置之窮困必欲其富也今封象於有庳正欲富貴之以致親愛之情也苟舜身為天子而富且貴弟為匹夫而貧且賤情隔於位之疎恩衰於禄之薄可謂親愛之乎不能親愛可謂仁人乎此舜之封象正為仁人也萬章又問曰封與放本異也舜既封象敢問或曰放者果何謂也孟子曰象雖封為有庳之君然不得有所施為於其國天子使吏

代治其國但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其迹有似於放故或者誤謂之放也象既不得有為於其國亦豈得暴有庳之民哉然而舜之心又不止為愛民也蓋其親愛之心無已欲常常見象不令疏濶故使吏代治者使象無治事之煩得以源源而來見也古書之辭有云舜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正此源源而來之謂也是舜之封象固所以為仁而使吏代治又孰非所以成其仁哉舜之於象仁

之至義之盡既不以法傷恩亦不以恩害法後世待
藩封者取法於此周五霸漢七國之禍庶幾免夫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
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
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
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
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此一章書辯舜無臣父臣堯之事也咸丘蒙問曰古語有云凡天下之常禮止可以論天下之常人若夫聖德非常之士雖至尊如君苟無其德不得而以之為臣至親如父苟無其德不得而以之為子舜惟有聖人之德一旦居天子之位南面而立堯雖為其君不得不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雖為其父亦不得

不北面而朝之爾時舜雖安於堯而不能不動心於父望見瞽瞍其容蹙然不能自安孔子有感於此事因歎息曰於斯時也君臣父子之倫皆亂天下將危殆哉岌岌乎其勢已不可支矣所聞古語者如此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舜之處君臣父子無是事也此非君子據實可信之言乃齊東野人鄙妄無稽之語也何以辨之蓋當堯在之時舜未嘗為天子也特以堯老不治事舜代攝天子之事耳天子之位

固在堯也何由北面而朝之乎且吾言有所證也堯典曰舜攝位二十有八載於是放大功勲之堯乃魂升魄降而崩國中百姓慟堯之歿如自喪其考妣三年之間四海斷絶音樂靜密如一更不聞有金石絲竹等之八音其思慕之深如此據堯典所言舜之即位在堯崩之後不在其攝政之時明矣何從南面而受堯之朝乎孔子亦嘗有云運於天者無有二日統乎民者無有二王若堯未崩時舜既為天子矣及堯

崩時舜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行三年之喪則是舜一天子堯又一天子而有二天子矣豈民無二王之理乎然則臣堯之說可不辯而自見其誣矣按堯典之文尚有二說一曰百姓者畿内之民也四海者畿外之民也此以遠邇而論者也一曰百姓者百官也經傳言百姓或為百官或為萬民其以百官為百姓者古者民無姓其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黄帝有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有四人是也百官如喪考妣

三年而四海之民遏密八音此以貴賤而辨者也二說後說為是唐臣張說嘗為其君言之矣以其關於禮也故併及之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

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此一節書孟子辨舜無臣父之事而兼示人讀詩之法也咸丘蒙又問曰舜無臣堯之事則吾既得聞教矣乃其不臣瞽瞍則尚有可疑者小雅北山之詩有云普天之下其地雖廣無尺地而非王土率土之濵其人雖衆無一民而非王臣由此詩推之舜既受堯之禪而為天子矣則瞽瞍亦王臣中之一人耳乃獨

不謂之臣此何説耶孟子曰詩人之旨各有所寓是詩所言非天子可臣其父之謂也乃當時大夫行役於外為王事所廹而不得歸養其親因不平而作是詩其意若曰今此之事莫非王事凡居王土而為王臣者皆當同服其勞何為彼皆安坐獨我為賢而可用更不可以休息乎此詩人之本意也凡詩之所貴者意而已不在文辭之間也是以善説詩者不可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辭不可泥一句之辭而害設

辭之志惟當以我之意探取詩人之志是為得說詩之法者矣若但拘泥其辭而不求其志則大雅雲漢之詩有云周遭饑饉所餘黎民無有孑然獨存者信如此詩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也惟以意通之則知詩人之志在於憂旱之甚若天絶其生耳非真無遺民也然則北山之詩豈真謂莫非王臣而天子可臣其父哉子乃以辭而害其志則亦不善說詩者矣

按學貴於博辨貴於明雖芻蕘可採而杜撰無稽者

勿聽雖經學可尊而注疏謬誤者亦多聖經賢傳昭如日星而學者每各守一說能必其盡合於聖賢之意而不至如武丘蒙之說詩乎博蒐諸家歸於一是廣儒生之聞見訂經傳之指歸其亦右文之世所當急講者與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

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此二節書見舜之大孝能尊親而格親也孟子又曉咸丘蒙曰子以舜為天子則當臣其父吾以舜為天子正所以孝其親耳蓋為人子者苟能善事其親皆可謂孝子而非孝子之至孝子之至莫大乎能尊崇其親為人子者苟有一命之榮鍾釜之禄皆可謂之尊親而非尊親之至尊親之至莫大乎能以天下為養瞽瞍為天子之父是尊之至而無以加也以天下

為養是養之至而無以加也養之至乃為尊之至尊之至乃為孝之至大雅下武之詩曰武王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其孝思可以為事親之法則即此尊之至養之至為法於天下之謂也豈有尊養可法者乃至於以父為臣乎然而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亦有說也書經大禹謨有曰舜平時致敬為子之職事及見於瞽瞍之時又夔夔然敬謹恐懼之至瞽瞍雖頑亦為其所化允信而若順之即此書所言可見瞽瞍不能

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是所謂父不得而子也豈有臣父之說乎由孟子論父不得而子之說推而言之如伊尹之格太甲周公之感成王是亦可謂君不得而臣也夫父不得而子而後始有底豫之慈父君不得而臣而後始有守成之賢君始若相反卒乃相成凡為君臣父子者可不深長思與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

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

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此一章書見堯之禪舜出於天與也萬章問曰事莫大於禪授人皆言古有帝堯嘗舉其所有之天下一旦授之於舜不知果有此事否乎孟子曰斯言殆不然也蓋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堯雖為天子安能以天下與人若曰堯能與之則天下亦一人之私物可以有之自我與之自我豈理也哉萬章問曰堯既不能以天下與舜然則舜之有天下也

果孰與之孟子曰帝王之興皆由天命舜有天下天實與之而堯特順天以從事耳萬章問曰所謂天與之者天果諄諄然教命之乎不然何所據以為天與也孟子曰天之體於穆無言其與舜也固非諄諄然教命之也葢身之所行曰行措諸事為曰事天之與舜但就舜之行與事默示其與之之意而已矣豈待諄諄然以言命之乎萬章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必有示之之迹敢問天果何如示之耶孟子曰凡事在人

者可以力為而在天者不可取必人有才德可托以天下者天子能舉而薦之於天然天意之從違尚未可知不能使天必與之天下正如諸侯能薦人於天子許其可任一國之事而不能取必於天子使與之諸侯蓋天子者諸侯之天也大夫能薦人於諸侯許其可任一家之事而不能取必於諸侯使與之大夫蓋諸侯者大夫之天也諸侯大夫且然而況天子之重乎昔者堯薦舜於天以稽天意之從違乃舜之行

事當乎天心而天受之嘗顯舜之德於民以觀人心之向背乃舜之行事協乎民心而民受之即此天人交與而天示之意即在是吾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萬章曰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顯舜於民而民受之其薦之顯之受之必有其實敢問如何孟子曰昔堯嘗命舜使主天地山川之祭其精誠之所感孚幽無不格百神皆歆其祀而享之此薦之於天而天受之也又嘗命舜使主治教刑政之事其德

意之所注措事無不治百姓皆被其化而安之此暴之於民而民受之也天受之者天與之也固天也人受之者人與之也亦天也信乎舜之有天下為天與也堯何預焉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接天與之說非獨孟子言之也位曰天位祿曰天祿命曰天命自古記之矣天既與之則人不能攘之彼圖度非分者祇自速天誅耳然天能與之則亦能奪之慄慄危懼聿脩厥德以永保天命為人君者可不勉與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此二節書見舜之天下出於天與而天意不越民情也孟子又告萬章曰天之與舜不特見諸行與事之

間揆之氣數卜之人情皆有可驗者舜之相堯二十有八載歷年多而施澤久此非人之所能為也盖天也則其為相之時天意已屬之矣至於堯崩之後三年之喪已畢舜以有堯之子丹朱在焉於是避而遠去居於南河之南欲天下思堯德而歸其子也然舜能避堯之子而不能避天下之人心天下諸侯朝覲者久被其賔接之禮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其不決之獄而求直者久念其欽恤之仁不之堯之子而之

舜歌頌功德者久感其好生之德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方避之民顧就之此豈人力能為也哉吾故曰實天使之固結於二十八載之前乃致此響應於二十八載之後也夫然後自南河之南往中國而踐天子位焉此雖以答天下之心實所以承工天之意耳向使舜不為南河之避而遽居處乎堯之宫逼脅乎堯之子則是以臣而簒君之位也安所稱天與哉即舜為民心之所歸便知為天心之所與此非無

徵之言也書經泰誓篇有曰天無視也而從民之視民視即是天視天無聽也而從民之聽民聽即是天聽書之所言此即吾民歸舜即天與舜之說也然則舜之有天下不但堯不能容心於與而舜亦未嘗有心於得徒泥其禪授之迹者亦未明乎天道矣按孟子此章以天下歸之天以天與歸之民何其言之斷也不獨禪讓之天下為然雖家天下之天下亦然不獨開創之天下為然雖繼世之天下亦然彼不求天

於民視民聽而求之於荒唐怪妄如宋世所謂天書者其亦不學之過與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

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歴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歴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此一章書見帝王傳賢傳子皆本天意而無私也萬章問曰人有言堯舜盛德之至故以天下為公不傳

於子而傳於賢及至於禹其德遂衰於是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敢問禹果有此私心乎孟子曰人以德衰議禹此言非是禹之心殆不然也盖與賢與子顧天意何如耳天所與者在賢則與賢不能強而與子也天所與者在子則與子不能強而與賢也昔者舜薦禹於天任以為相十有七年迨舜崩三年之喪既畢禹因舜有子商均在焉乃遠避於陽城之地其心止欲讓位於商均耳乃天下之民皆歸心於禹凡朝覲

訟獄謳歌者皆不從商均而從禹與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無以異也人心如此天意在禹可知舜安得不舉天下而授之乎若禹益之時則視此不同矣禹亦嘗薦益於天任以為相者七年迨禹崩三年之喪既畢益因禹有子啓在亦遠避啓於箕山之陰以讓位焉但見天下之臣民朝覲訟獄者不往歸益而來歸啓皆曰此吾君之子也吾不歸吾君之子而誰歸乎謳歌者亦不謳歌益而謳歌啓皆曰此吾

君之子也吾不戴吾君之子而誰戴乎人心如此天意在啟可知禹安得不舉天下而傳之也舜禹益皆有聖人之德而當時民心或歸或不歸其故維何蓋堯之子丹朱其德不類於堯舜之子商均其德亦不類於舜而舜之相堯二十有八年禹之相舜十有七年其歷年既多施恩澤於民最久以相之賢又遇子之不肖此民所以不歸堯舜之子而歸舜禹也若啟之賢能以兢兢業業之心嗣守禹之典則而益之相

禹僅僅七年其徳澤施於民者未如舜禹之久以子之賢而又遇相之不久此民所以不歸益而歸啟也夫舜禹益均之為相而歴年多歴年少其久近相去如此丹朱商均與啟均之為子而或賢或不肖又如此皆天也豈人力之所能預哉盖天下事凡人力莫之作為而自然為者是之謂天主宰於冲漠之中不可得而測也凡人力莫之名致而自然至者是之謂命禀受於有生之初不可得而移也然則堯舜禹皆

奉天命以從事耳豈其德之有盛衰哉按傳賢傳子雖曰皆出於天其實天意常在於賢傳子亦傳賢也後世為天子之子者皆自力於賢為天子者能豫教其子以賢實萬世無疆之休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

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乂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此五節書歷舉羣聖之不有天下皆以推明禹益之事也孟子告萬章曰益之不有天下固由於天而自古聖人不有天下者不獨一益也凡匹夫而有天下者必有同乎舜禹之德而又有堯舜之天子薦之於

天而後可以得之故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堯舜之薦亦終老於布衣而不有天下也若夫有德有薦而亦不有天下者則以繼世之君為賢君耳蓋繼世以有天下者非德不如聖人天遂廢之也天之所廢者必大惡如桀紂也苟不至桀紂而足以嗣守先業則天亦未嘗遽廢之故益與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遇嗣君之賢終不能有天下也以伊尹言之伊尹以聖人之德輔相成湯致王於天下其功業

可謂盛矣迨成湯既崩太子太丁未立先歿商時之法凡終弟及乃立其弟外丙二年而歿又立其弟仲壬四年而歿於是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既立壞亂湯之成法似不肖矣伊尹因放之於湯墓桐宫三年欲其顧乃祖而興思也太甲果能悔其所為之過自怨而懲創己往自艾而脩治方來朝夕於桐改不仁以處於仁改不義以遷於義三年之内惟聽伊尹之教訓乎己也伊尹見太甲之賢於是以衮冕迎之復

歸於亳都以續湯緒焉此伊尹所以不有天下也若周公之終於冢宰而不有周之天下者以公遇成王繼世之賢猶益之於夏以啓賢之足以嗣禹也猶伊尹之於殷以太甲賢足以繼殷也此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吾嘗聞孔子曰唐虞禪位而以天下傳之賢三代繼統而以天下傳之子迹雖不同然禪者以天命在賢宜禪而禪繼者以天命在子宜繼而繼其合於義則一而已聖人何容私於其間哉觀孔子之言

則禹之與子孰謂其德衰哉嘗又論之繼世之君雖曰中材亦可保守天命天意不肎輕於奪之然未可恃也如太甲者不已岌岌乎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伊尹於太甲歸亳之後猶申誥焉後之繼世者尚三復於斯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

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此一章書是辯伊尹無辱已之行也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欲行道致君而無由乃身為庖人因論割烹之事而諭及王道使湯知而用之果有此事乎孟子曰人言不足信伊尹所為不若是也方伊尹未遇之時嘗耕於有莘之野而欣慕愛樂者則在堯舜之道

焉道之至辨者爲義非其義也則非其道也雖禄之以天下之大亦弗顧也繫馬千駟之多亦弗視也不特此也非其義也則非其道也雖一介之微不以與人也一介之微不以取諸人也何者其所樂有在也湯聞伊尹之道使人以幣帛徵聘之伊尹知有堯舜而不知有湯也乃囂囂然自得而言曰我何用湯之聘幣爲哉一受其聘則當憂其憂而事其事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浩然自得之爲安

哉此非觀湯意之誠否也内既自樂於己外自無求於人視湯之聘幣誠為外物耳夫湯以幣聘伊尹伊尹猶不肎輕出如此豈有割烹要湯之事哉按伊尹之在有莘諸葛亮之在隆中惟其處而無求所以出而能任然非其君求之之勤則亦終老田間矣是以為人臣者不可不以伊葛自待而為人君者亦不可不以成湯昭烈為法也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

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内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説之以伐夏救民

此三節書是言伊尹應湯之聘欲行堯舜之道於天

下也孟子曰湯三次使人以幣聘伊尹其求賢之意甚誠有以動伊尹行道之心於是翻然改曰吾人出處關乎世運我終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祗獨善其身而已吾豈若以其道致君使是君欽明濬哲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以其道澤民使是民時雍風動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上下君民之間即吾身今日親見堯舜之道得行哉吾之所以不敢辭其責者蓋以天之生此民也知覺雖然同具而先後

固有難齊天欲使先知此事者覺悟後知之人使先覺此理者覺悟後覺之人予於天所生民之中幸為先覺者也其可負天意哉予將以斯道之固有覺斯民之未覺也若使非予覺之則迷者益深誰為予受其責哉此今日之不容以不出也伊尹之言如此即其言以推其心伊尹真見萬物同體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即若已推而内之溝中其情不能安其義不容諉以一人之身任天下之

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無道之夏而救無罪之民此其自待何如哉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先儒謂此即大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須新民非如此則在我之分量不完伊尹未仕湯一匹夫耳猶不肎以此自寛況作君作師實有代天理物之責者乎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

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此三節書是明伊尹決無割烹要湯之事也孟子曰伊尹之伐夏救民無非欲正天下吾未聞枉已而能正他人者况於卑汚茍賤為辱已之事更甚於枉已矣而能正天下乎大凡古來聖人之行不同未仕之先或遠而隱遁或近而仕君既仕之後或不合而去或合而不去遠者非忘世而近者非慕禄去者非沽名而不去者非固寵因其時而裁以義要歸於潔其

身而已矣身之不潔何以謂之聖人而謂伊尹有要湯之事乎必如人言謂之為要吾但聞其耕莘時唯樂堯舜之道因而致湯之幣聘是以堯舜之道要湯者若割烹誠未聞也伊訓有曰湯奉天誅始攻桀於牧宮由我相湯始其事於亳都也觀伊尹之言茲可証其伐夏救民自任天下之重之實曾謂辱已要君者而能為此乎流俗之誣不辯而自明矣蓋出處人生之大閑始進不以正後未有能正者自古及今莫

不皆然明主觀人須於此嚴辨之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

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逺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此一章書是明孔子秉持禮義即所主亦必不茍以見人言之誣也萬章問曰或謂孔子在衛主衛君近狎之人為癰疽者在齊主齊君近狎之侍人名瘠環者果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此言欲誣聖人以便巳私也曾聞孔子於衛主於賢大夫顔讎由之家彼時衛君近狎莫如彌子瑕彌子瑕之妻與

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因謂子路曰孔子舍讎由而主我則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曰衛卿之得有命存焉非彼所能為也何必主之夫孔子平日凡有進也必從容遜順而以禮不易進也凡有退也必果斷剛决而以義不難退也葢禮義盡其在我至於爵位之得與不得則道之將行道之將廢曰有命耳孔子之為孔子如此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則義之當退而不退是無義矣命之不得而思得是無命

矣於平日之言行安在耶且孔子不但無事之時不苟所主也嘗不悅於魯與衛而去之宋遭宋司馬桓魋將要而殺之遂微服而過宋當是時也孔子正當阨難猶不苟所主去宋適陳主司城貞子之家盖司城貞子乃宋之賢大夫此時適為陳侯周之臣者也故孔子主之總之邪正不同人各從類吾聞觀近臣之為人何如但於其為遠人之主觀之或為君子主或為小人主而近臣可知矣觀遠臣之為人何如但

於其所主之人觀之或主於君子或主於小人而遠臣可知矣彼孔子何等人也所主必其類若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好事者何容誣哉宗臣張栻言此雖辯孔子不茍主而泛言觀人之法實萬世為人君者所不可不知從來小人之進君子之退無不因左右近倖播弄於其間人君欲察外廷之賢否而寄耳目於此輩則威福未有不為所盜竊者非深鑒其弊烏能當此不惑哉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晋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産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宫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曽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

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此一章書是明百里奚必無辱身干主之事以見人言之誣也萬章問曰或有人言百里奚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信有之乎孟子曰否不然乃好事者為之以借口也嘗聞之百里奚本虞國人也仕於虞時晉人以垂棘所出之美玉與屈地所產之良馬求假道於虞以伐

虢虞臣宫之奇諫虞公不聽百里奚因而不諫非不能諫也盖知虞公之為人不可以諫而因去之秦也當其時奚年已七十矣是其歷練老成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為汙辱之行尚可謂之智乎吾嘗反覆推之奚非不智者也天下唯智者能不失言於人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是當默而默可謂不智乎天下唯智者能知廢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是見幾而作不可謂不智也天下又唯智者能知興奚之至

秦時有舉於秦者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輔相之是擇君而事可謂不智乎且奚之相秦取威定霸顯其君於天下而芳聲令聞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若自鬻其身以成就君事即鄉黨之間稍稍自愛者不為而謂賢如奚者肎為此事乎人言之誣斷可識矣大抵戰國時人人急於功利遂謂古聖賢亦如此故孟子力辨之不獨伊尹孔子大聖斷無此事即百里奚霸國之佐亦決不然後世士大夫寡廉鮮恥

凡可以得富貴者靡所不爲而患得患失之禍遂延於世運管子曰禮義亷恥國之四維從來未有人心不端風俗不正而可以致治者其係豈一人一事已哉

日講四書解義卷二十一